

国民党四川军队正面战场抗战秘闻

CHUANJUN

夔剑 杨悄吟 张兴典/著

一封珍藏在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抗战家书，揭露着尘封的历史；
一支装备简陋背井离乡的地方部队，奉命星夜驰援转战千里；
一系列突如其来的遭遇战，伴随有苦难言的委屈和悲伤泪水；
一场与城共亡的生死决战，迎来了深刻改变日军战略的大捷……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传



CHUANJUN

夔剑 杨悄吟 张兴典/著

国民党四川军队正面战场抗战秘闻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川军 / 美剑、杨悄吟、张兴典著。—北京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，
2007.11

ISBN 978-7-80173-686-4

I. 川... II. ①美... ②杨... ③张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47336 号

川 军

作 者 美 剑 杨 悄 吟 张 兴 典
责任编辑 李 璞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6 开
26.5 印张 400 千字
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
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686-4
定 价 39.8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100013
总编室:(010)64270995 传真:(010)64271499
销售热线:(010)64271187 64279032
传真:(010)84257656
E-mail:icpc@95777.sina.net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

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

此雕塑为中国现代雕塑创始人刘开渠先生代表作之一。于1944年7月7日立于成都市老东门城门内，1965年因交通建设被拆毁。后经85岁高龄的刘开渠先生亲自指导重建，于1989年8月15日立于成都市二环路万年场路口。2006年5月20日因道路改造再次迁移。2007年8月15日安放于首批川军出征誓师地——成都市中心人民公园（原名少城公园）。

軍名華下
川美中天
勇史沃撲
義歷血寰

張梅穎

全国政协副主席、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、新中国首任
国家副主席张澜先生孙女张梅颖女士为本书题词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川康整军 · 1

1937年7月5日，裁减川军，南京政府隆重召开川康整军会议。

第二章 七七事变 · 21

1937年7月7日，挑起战火，驻丰台日军部队悍然突袭卢沟桥守卫部队。

第三章 抗战烟枪 · 33

1937年8月3日，共赴国难，蒋介石在南京召集最高国防会议，紧急商讨应对方略。

第四章 德阳誓师·死字旗 · 55

1937年9月9日，军民同心，誓死杀敌，川军41军122师德阳誓师，即将出征抗日。

第五章 祝愿·遗嘱 · 65

1937年9月10日，舍身取义，杀身成仁，王铭章、赵渭宾率122师全面出征。

第六章 蜀道·火车·惊变 · 71

1937年10月，山西战局急剧恶化，阎锡山、黄绍竑所部山西军溃退千里，日军转攻娘子关。

第七章 黄河壮歌 · 95

1937年10月20日，铁血男儿当自强，川军顺利抵达潼关黄河渡口，驰援山西战事。

第八章 太原家书 · 103

1937年10月22日，山西战局再度恶化，日军迂回包抄娘子关后路，步步直逼太原城。

第九章 阳泉遭遇战 · 131

1937年10月25、26日，日军炮火排山倒海，孙连仲节节败退，王铭章提大刀肉搏上阵。

第十章 后会有期 · 145

1937年11月5日，兵败如山倒，孙连仲继续后退，王铭章、赵渭宾巧遇八路军部队。

第十一章 松塔伏击战 · 155

1937年11月1日，出其不意，王铭章伏兵松塔，日军中村少佐所部猝不及防，仓皇撤退。

第十二章 狼狈逃跑 · 161

1937年11月5日，阎锡山、黄绍竑逃离太原，川军总司令邓锡侯遇埋伏，险遭俘虏。

第十三章 收复平遥 · 175

1937年11月，傅作义失守太原城，王铭章大败中村少佐，一鼓作气夺平遥。

第十四章 另类友军 · 187

1937年12月，驰援李宗仁，川军转战第五战区，朱德、周恩来讲解抗战局势。

第十五章 潼关祭旗 · 217

1937年12月，王铭章率122师再度抵达风陵渡，黄河边父老乡亲潼关祭旗。

第十六章 山东危局 · 225

1937年12月,济南失守,韩复榘消极抗战,第五战区形势十万火急。

第十七章 占临城·抢滕县 · 237

1938年1月,天降川军,姚超伦、陈仕俊解徐州之危,率先抢占临城、滕县等地。

第十八章 奇谋·猛将 · 247

1938年1月,赵渭宾策划台儿庄劳动竞赛,王铭章受蒋委员长面谕嘉奖。

第十九章 二打两下店 · 259

1938年1月,尹唯一二度偷袭两下店日军碉堡,经验不足无力攻破。

第二十章 战地见闻 · 271

1938年2月,川军领袖刘湘主席为国捐躯,邓锡侯总司令赴川担任军务要职。

第二十一章 四打两下店 · 289

1938年2月,陈仕俊、尹唯一四打两下店,日军田岛少将命丧游击队。

第二十二章 主动出击 · 313

1938年3月,川军出击扰乱日军大战略,孙震总司令亲临前线视察。

第二十三章 13日战斗 · 327

1938年3月13日,北路川军重挫偷袭部队,滕县城防顿时空虚,日军挥兵全面猛攻。

第二十四章 14日激战 · 333

1938年3月14日,滕县弹药将尽,城里城外顽强抵抗,汤恩伯兵团快速增援。

第二十五章 15 日危局 · 339

1938年3月15日，炮火连天，滕县外围激战竟日，日军兵锋直逼城下。

第二十六章 16 日血战 · 351

1938年3月16日，上万日军猛攻东关阵地，张宣武、严翊奋力死守。

第二十七章 17 日血战 · 373

1938年3月17日，日军优势兵力声东击西，击退汤恩伯兵团，滕县弹尽援绝。

第二十八章 英雄之城 · 3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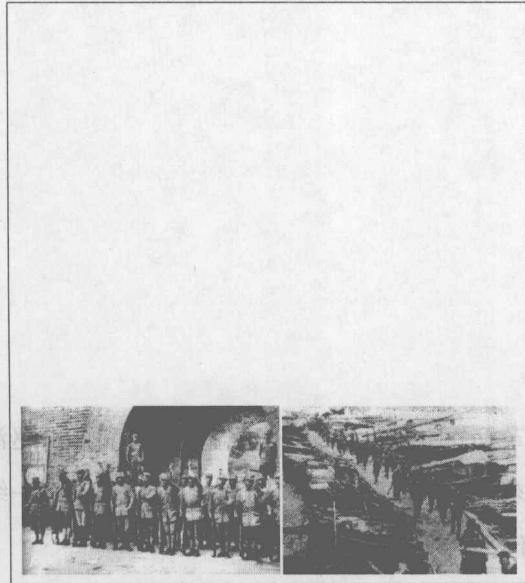
1938年3月17、18日，滕县彻底沦陷，王铭章、赵渭宾等人突围失败，纷纷殉城。

尾声 台儿庄大捷·王铭章哀荣 · 403

1938年4、5月，台儿庄大捷，李宗仁重挫坂垣师团，全国军政各界纷纷为王铭章凭吊致词。

后记 《川军》创作缘起与心得 · 411

附录 忆先父赵渭宾烈士(赵世诚) · 415



1937年7月5日，裁減川軍，南京。圖為當時的開幕式。

第一章 川康整軍

1937年7月5日，裁減川軍，南京。圖為當時的開幕式。



1937年7月4日，四川德阳，国民革命军41军122师作战室，少将参谋长赵渭宾盯着墙上的中国地图查看，在日本、东北、长城、平津、西安、陕北、重庆、成都一线比划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但愿不出事，要不然太可怕了！”

随又走到靠近窗户的川康地图前，在重庆到成都、德阳、绵阳一线比划了一阵，最后坚定地说：“应该不会出事，否则太不可理喻了。”边说边踱步到窗前。

这时，他注意窗外远处的小操场上有人连续发出“嗯、嗨、哈”的低吼。顺着声音望去，果然是师长王铭章又在舞刀。

赵渭宾印象中，王铭章以前舞刀从不像今天这样连声低吼，从吼声中，赵渭宾感受到了老搭档内心的烦躁。他微微笑了笑，转身出门，向王铭章那儿走去。

赵渭宾远远看见，那把铁灰色的虎头刀，和刀把后面的褪色红飘带，随着身体魁梧的王铭章前进后退而左右挥舞、上下翻腾。走近王铭章身边时，一趟刀刚好舞完。

“师座，你这刀今天好像特别兴奋啊，宝刀不老哟。”赵渭宾笑道。

“唉！幸亏宝刀没老，要不然，这次整军，连我也要被裁减掉哦！”王铭章苦笑道。

“先喝口水、擦擦汗吧。”赵渭宾见坐在一旁石阶上的贴身侍卫李少坤递上凉茶和毛巾，说道。

“嗯。嗨，昨天才刚刚下了雨，怎么今天一大早还这么心烦呢？”王铭章一边接过毛巾和茶，一边问。

“干旱得太久了，雨还没下透。”李绍坤回答说。

“雨倒是好雨，就是还没下透。”王铭章边擦汗，边点头。

“我看，主要不是雨没下透，而是师座心头压着两块大石头。”

大为“呵呵呵，知我者，象贤也！”王铭章憨厚地笑道。赵渭宾对大喊军令和刘湘申冤时说“那一定还是整军的事！”李绍坤也笑着说。“你说对了！”赵渭宾笑道。“这个就不属于我的任务了。”李绍坤也笑着说。“那倒是。这就是不当主官的好处。”赵渭宾笑道，三人都笑起来。“有啥子新发现吧？”王铭章问赵渭宾。“嗯。我们到作战室去对着地图说。”王铭章回答。就在王铭章和赵渭宾在作战室分析时局的时候，正在成都市提督街川康绥靖公署办公室的川康绥靖主任刘湘，接到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打来的机要电话。贺国光告诉说，中央军委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已经飞抵重庆，同行的还有前重庆行营主任兼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、陈诚等中央大员，何应钦请刘湘本人及川军各军军长以上高级将领和军需处长，前往重庆行营出席本月初举行的川康整军会议。

刘湘随即通知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、23军军长潘文华、旅长刘兆藜等几个高级智囊和亲信带兵将官，立即赶到位于少城公园旁半边桥街的武德励进会秘密会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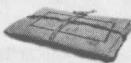
再央“好！这么快就到齐了，看来各位都深知今天这个内部会议事关重大，好！那就请汉祥把今天的具体议题说一下，大家好好想想办法。”看似“面带愁相”其实极懂纵横捭阖术的刘湘见与会人员一到齐，立即宣布开会。

邓汉祥随即宣布：“刚才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打电话给甫公，说何应钦、陈诚已经到重庆了，要甫公赶快召集全省各军军长和军需处长一起过去开会。各位都晓得，这次整军会议，口号是‘军队国家化、政治中央化’，‘一个国家、一个主义、一个领袖’，实际上是蒋介石要进一步排斥异己，垄断南



王铭章

(1893—1938，四川新都人，122师师长、41军军长，追授二级上将。)



京中央政府的军政大权，要在前年秋天裁减我们川军三分之一的基础上，再一次大规模削减我们。这次整军会议，说白了四件事情。每件都事关整个川军命运和诸位切身利益。首先就是裁军总数。南京方面一直说我们四川的军队太多了，前年裁减了三分之一，原本打算这次再裁三成，我们前段时间据理力争，最终减少到两成。这个结果得之不易，预计不会有大的争论，只是在各部人马具体减少数量和安置办法上可能需要做些内部协调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我们原本希望绥署的直属部队由我们自己负责整编，结果南京要求全省各部人马按统一的原则，由中央直接整编，裁减完后再酌情划分一些部队留给绥署使用。到底留给绥署多少部队，具体如何整编，这是会议商讨要点之一。二是裁减下来的官兵如何安置。南京方面不断催促我们尽快裁减，至于裁减下去的官兵如何安置，他们却不怎么关心。这是甫公和他们斗争的一个焦点。甫公主张，还是像上次整军那样，一部分转变为省保安队，一部分去搞移兵屯垦。”
“甫公的办法好！移兵垦荒，既解决了官兵的生活问题，也减少了老百姓的负担，还增加了粮食生产，有利于缓解目前的大灾荒。”潘文华插话表示支持，众人当即附和。

“说起大饥荒就来气！他南京政府收走了我们省的财权，赈灾却很不积极，结果，全省消除了防区制，实现了军政统一，却没有钱去赈灾，去年饿死的人，比前年更多。”绥署经理处长甘绩丕说。

“借用军饷和公务员工资赈灾，只能是杯水车薪。军饷、工资和赈灾款项，中央再也不能拖欠我们了，这个事情很重要，会上要提出来讨论解决。”邓汉祥说。

“那就由绩丕负责提。”刘湘说。
“嗯！我把中央发给绥署的军费，和绥署下发的军费账目，统统拿给财政监理处长关吉玉核对，让他晓得我们绥署为给川军弟兄发军饷，实际上是倒贴钱的。”甘绩丕立即答应下来。

“好！这个办法不错！”刘湘当即肯定，众人纷纷喝彩。
“可是，南京方面一直没同意移兵屯垦的办法，这件事情也得在整军会上商讨。”邓汉祥接着说。

“这两年旱灾实在严重，全省各地都在饿死人，总不能只管裁减川军，不管川军生存嘛！我看，这件事情，没有啥子商量头！他们要是不同意这个办法，我们也不理他



们的整军要求。”刘湘亲信旅长刘兆藜气愤地说。

“嗯！要是兆藜兄是老蒋或者何应钦就好了。”邓汉祥笑道，大家都苦笑一通。

邓汉祥接着说：“第三方面的议题，是军队的人事权。南京方面要求收走各军团长以上中高级将领的任免权，由中央统一负责军官任免。”

“收走了人事权，中央倒是加强集权了，我们又怎么指挥下面的部队？”立即有人抗议。

“还有更厉害的。第四，是财权。所有部队、所有官兵的军饷，以后每次都由行营方面派人点名发放。”

“哦！”众人哗然。

“每个月都要到所有部队去跟每一个官兵点名发饷？他们重庆行营不嫌麻烦，我还嫌累哟！”又有人抗议。

“都是第二次大裁减了，怎么可能还有空额嘛。我看，他们只不过是想把手直接伸到川军各部的中下层去。”有人猜测说。

“嗯！多半如此！”随即有人附和。

“未免手也伸得太长了嘛！”有人讽刺说。

“另外，还要我们交出所有的兵工厂，包括兵器修理厂和钢铁厂。”刘湘插话道。

“狗日的！这么黑啊！”有人骂起来。

“这一项，实际上是既不让我们制造武器，也不让我们修理武器，武器装备全都由南京方面统管，以后要更换装备、补充弹药以至于日常维护，都得向南京方面打报告请款，才能进行了。”潘文华解读说。

“他妈的，我们川军的装备本身就非常简陋了，现在连土枪和修理都不许自己搞，这样子整下去，我们迟早都得重新用菜刀打仗！不行，这一条坚决不能接受！”有人骂道。

“其实啊，在这一条上，我们这边还稍微好一



赵渭宾
(1894—1938，四川成都人，122师参谋长，少将。)

点，现有的装备和弹药勉强可以应付一段时间，装备比我们残破得多的川北邓锡侯45军、孙震41军，这次不跳起来才怪。”刘湘不动声色地插话说。

众人立即明白话中含义，不再抨击这一条，静下来听邓汉祥接着讲：

“原则性的东西，六月份的讨价还价已经敲定了。当时讨价还价之艰苦，在座的有的可能还不太清楚。3月18日，我第一次奉命到南京协商，一下机场，就被几十个中外记者包围了，说是盛传四川要造反，向我求证这件事情。”邓汉祥说完苦笑了一下。

“打了二十年内战，四川军民早就厌烦战乱了，如果南京方面不欺人太甚，川军怎么可能造反嘛！”刘湘说。

“他妈的，肯定是他们派特务造的谣。”

“贼喊捉贼！”有人骂道。

“就是，我就搞不懂，这个蒋介石，怎么就这么喜欢内斗，唯恐天下不乱，打了几十年内战，还不厌烦。结果，先前东北军在中原大战的时候全力挺蒋，帮中央军获胜，蒋介石和张学良称兄道弟，算是铁哥们了，也被老蒋的内战政策逼得发动西安事变了，搞得天下哗然，狼狈不堪。”潘文华嘲笑说。

“这就叫做‘走夜路必撞鬼’！”刘兆藜大声说，众人嘲笑一通。

“问题是，这个老蒋，刚刚从西安拣了条命回去，不思反省，却反过来搞甘陕整军，整垮了东北军、西北军和红军的三位一体，现在又要来整我们川康。”刘湘又说了一句。

“就是！要是张学良当时不意气用事，直接把老蒋彻底解决了，我们哪有这么多的麻烦！”另一个旅长说。

刘湘怕大家大发牢骚过头，赶紧又把话题拉回来：“张学良当时放人是应该的，不然真要重新爆发大内战了。这个事情，说来话长，今天就不要在这里议论了，还是说整军会的事情。”

邓汉祥赶紧说：“这次会议，主要是议定整军的一些具体原则和具体方案。最终的结果，是非常重要的。或许大家都已经听到一些风声了，这次整军主要是针对甫公和我们在座诸位的。就我们所掌握的情报，蒋介石企图拉拢樊绍增、刘文辉、邓锡侯、李家钰等一部分川军将领，对我们这些甫公的嫡系部队施加压力，造成不利于我们的整顿办法。”

“依我看，他们的如意算盘，不单单是整甫公和我们这些亲信，而是要分散瓦解，企图先把刘主席这个四川军政领袖搞垮，一旦川内群龙无首，就只能任凭南京方面宰割了。”潘文华说。“狗日的蒋光头，又要挑拨离间耍阴谋，消灭异己，搞全国军政大独裁！”刘兆藜大声骂道。

“嗯！不过，说实话，整军的具体方案对我们来说还不是最紧要的问题，甫公已经想出一些应对办法，会后还要具体部署。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，甫公本人，到底有没有必要亲自去重庆行营出席整军会议？如果非去不可，又如何防备意外？这是我们今天的最紧要议题。”邓汉祥接着说。

“莫去，千万去不得！还记得上半年的军事摩擦吗？当时，贺国光他们以军事演习为名，部署中央军在两路口、浮图关要隘处大修工事，摆出一副和川军打内仗的架势，还反而到处造谣说我们四川要造反。要不是我们警惕性高、毫不示弱，也紧跟着针锋相对抢修工事，把他们分隔包围起来，说不定他们早就下黑手偷袭我们了。我觉得，老蒋、何应钦和贺国光，还有樊绍增那几个内奸，都是靠不住的，甫公没有必要冒险去赴这个鸿门宴。”刘兆藜抢先说。

“就是！我同意刘旅长的意见！重庆一带，原本是甫公的老窝子，后来顾全大局，让给了蒋介石做行营驻地。他们不但不感恩，反而得寸进尺，一直想找机会把甫公彻底整垮。现在重庆已经完全被中央军控制了，去那边开会非常危险。甫公真要是在范庄里头出事了，成为他们的人质，我们连炮都不敢放，简直是毫无办法。我也坚决反对甫公过去！”另一位旅长接着说。

“说起当时的情况就来气，中央任命的那个成都军官分校教育长李明灏，竟然在北较场一带桥头路口筑工事、修炮台，还要申请炮弹三百，步枪七千，子弹三百万，老子看他龟儿子是活得不耐烦了。要不是贺国光识相，赶紧叫他拆了工事，老子肯定叫他的学员把他剁了。总之，中央那帮子人对我们川军是没安好心的，我也反对甫公过去冒险，完全没有这个必要！几个军长过去应付一下，就很够意思了！”又一位旅长跟着说。

三个旅长说着一起跪下，同声要求刘湘千万不要去重庆开会。

“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！”刘湘见状，赶紧离开座位，将三人扶起来，表情严肃地说：

“三位的忠诚，我非常感动，非常感谢！只是，各位要晓得，如果这次在我们的老窝子开会都不敢去，一定会让中央军小看我们，让川军弟兄全都抬不起头来，并且，这实际上还是跟老蒋公开顶撞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我不去参会，在座各位就不好跟何应钦、顾祝同、贺国光他们在会场上讨价还价，会议结果将完全由南京方面操纵，肯定对我们非常不利。如果我们到时候拒不执行会议决定，就更麻烦了。南京那帮人很可能怂恿另外几路川军围攻我们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就非常被动了。”

“就是。还是甫公考虑得深远。如果甫公不出席会议，就只剩下现在就跟南京方面彻底摊牌，武力解决重庆行营及其亲信部队这一条路了。但是，说实话，大家都晓得，自从西安事变之后，全国上下都反对打内战，如果由我们首先发动战争，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邓汉祥接着解说道。

“嗯！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抓了，共产党这么大的仇恨，都忍了，说服张杨放人，就是为了阻止内战，免得日本侵略军进一步渔翁得利。这一点，完全是从国家大局出发，很有全国眼光和当家作主的气概。对此，我最初还不理解，后来想通了，非常佩服，所以才下决心公开响应共产党人的号召，公开释放政治犯，呼吁联共抗日。西安事变后，南京方面不思反省，迫不及待地肢解和裁减了东北军、西北军，随即又得寸进尺整顿我们川军，实在欺人太甚。但是，即便是西安事变那样好的时机，我们也没有急着对重庆行营动手。眼下，内战更不能由我们发动。这是一个基本原则。大家再好好想想其他办法。”刘湘当即表示。



刘湘

(1890—1938，四川大邑人，四川绥靖主任，川军领袖，上将。)

邓汉祥接着说：“假使我替老蒋策划，绝不采取在重庆扣留甫公的愚蠢办法。因为，即便侥幸把甫公扣住了，甫公手下几十万川军将士，立马会爆发自卫战争。刚刚摆脱西安事变狼狈处境的蒋介石，肯定背不起重开内战的罪名。他不如采取用绳子慢慢勒死的巧妙办法，先缩编川军部队，剥夺军官任免权和武器制造能力，削减我们的军权和军事实力，再用枪逼着我们搞军政分